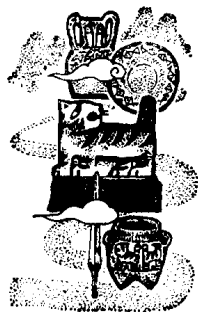


古峡迷雾

(科学幻想小说)

童恩正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古 峡 迷 雾

(科学幻想小说)

童 恩 正 著

夏书玉 插图 庄艺岭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32,000

1960年7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统一书号: R10024·2642 定价: 0.43 元

目 录

一	被遗忘了的民族	(1)
二	龟田大佐的“发现”	(7)
三	史密斯博士的推测	(20)
四	一座艺术宝库	(30)
五	阴谋	(44)
六	分手	(55)
七	安东诺夫院士的理论	(66)
八	一柄青铜剑	(76)
九	瞿塘一夕话	(86)
十	栗子树下	(99)
十一	黄金洞的秘密	(110)
十二	“指路仙人”	(122)
十三	地下的冒险	(136)
十四	罪行	(154)
十五	电子计算机里传出的信息	(165)
十六	尾声	(179)
后	记	(181)



一 被遗忘了的民族

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古代，离开现在已经有三千多年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天的夜晚。一轮明月缓缓地从山岗后面升起。连绵起伏的山岗，茂密的原始森林，笼罩在一层轻纱薄雾之中。夷水〔注一〕如同一条闪闪发亮的缎带，在荒原上轻轻飘动。河边的一处山岗上，矗立着一座由高大的木栅围绕着的村落，这就是当时虎族聚居的中心，历史上称为“夷城”〔注二〕。

这是近两个月来难得的寂静的夜晚，除了远处传来一两声凄凉的号角声以外，只有山下的夷水冲击着陡岩，发出有韵律的声音。

然而这不是和平的日子。在夷城周围的山头上，敌人燃起的一堆堆篝火时隐时现，它们就象一群猛兽的血红的眼睛，正在窥伺着这座村落。在栅栏旁边高高的望楼上，虎族机警的哨兵，手里紧握鼓槌，严密地监视着敌人的动向，准备随时发出警号。在栅栏里面，一队队虎族的战士卧在地上休息。由于连日的血战，他们已经疲惫不堪，趁今晚战斗的间隙机会，都沉沉地入睡了。然而即使是在睡梦中，他们的手仍然紧扣弓弦，

〔注一〕 夷水即今湖北西南部的清江。

〔注二〕 夷城的位置大约在今湖北恩施附近。

他们的头还是枕着出鞘的青铜剑。紧张的战斗气氛，并没有随着黑夜的来临而消逝。

村落中央的一栋宽敞的干栏^{〔注一〕}前面的平台上，部落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部落的首长坐在光滑的竹席中央，一排膘^{〔piāo〕}悍的战士，侍立在他身后，六个氏族^{〔注二〕}的族长坐在他的对面。插在周围木柱上的松明，照耀着他们严肃的面容。在平台下面，全村的人都静静地坐在月明如昼的广场上，等待着部落会议即将作出的有关虎族命运的决定。

老酋长身披一块象征荣誉的虎皮，白色的胡须长长地垂在胸前。此刻，他微微地闭着眼睛，正进入了深深的沉思。族长们都低头沉默着，平台上下显现出一片悲伤、肃穆的气氛。

虎族，这是从远古以来就定居在夷水边上的一个民族。他们世代代在这广阔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开垦田园，收集矿石，制造工具，修筑村落。美丽富饶的大自然，慷慨地供养着这群原始的儿女。森林密布的山岗，为他们提供了狩猎的地方；清澈的夷水，是他们捕鱼的场所。在他们的社会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大家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日子虽然过得不很富裕，可是也没有饥饿，没有忧伤。

正当虎族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时候，在虎族居地的东方，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它就是历史上的楚国。自此以后，楚国的奴隶主就不断派遣军队向虎族进逼，焚毁他们的村落，抢劫他们的庄稼。青年男女被捉去当奴隶；老人和孩子被杀死充当祭神的牺牲^{〔注三〕}。虎族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楚国人多势众，终于夺走了虎族的大部分土地。侥幸逃出的族人，陆

〔注一〕 干栏是古代我国南方民族居住的一种两层木结构房屋。

〔注二〕 部落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它往往又是由若干个氏族组成的。

〔注三〕 牺牲在这里是作名词用。古代祭神的牲畜称为牺牲。

续都集中到了夷城。最后，楚王给虎族的酋长送来了一份最后通牒，命令虎族全体投降，充当楚国的奴隶。虎族的战士们经过讨论，一致决定要拚死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于是楚王派来了大军。艰苦的战斗，已经进行了整整的十个昼夜。现在敌人又增调来了大批军队，今天晚上虽然暂时停止了攻击，但这正是最后摧毁夷城的激战之前的沉默。

虎族的命运在黎明以前就要决定了！难道这个古老的、自豪的民族就要变成敌人的奴隶吗？难道就没有办法为虎族保留一点自由的种子吗？

酋长微微地抖动了一下，睁开了眼睛。他好象刚从梦境中惊醒，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族人，嘴角露出了坚毅的皱纹。族长们都知道，他已经下定最后的决心了。

“孩子们，你们认为该怎么办？”老酋长低沉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一个中年的族长坚决地说：“我们宁愿死，决不当奴隶！”

周围响起了一片赞同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一句共同的誓言：

“我们宁愿死，决不当奴隶！”

广场上的群众，就象电光火石般地恢复了活力，所有的人——包括老人、妇女、孩子，全都站了起来，惊天动地的呼喊，响彻了寥寂的夜空：

“我们宁愿死，决不当奴隶！”

老酋长举起了右手，人群立刻沉默下来。除了山下夷水的波涛声，广场上再次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老酋长并没有提高声调，但是他那坚定、平静的声音，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边：

“我们决不当奴隶，但是虎族也要生存下去！”



“老爸爸，你有什么主意？”族长们问道。

“现在，敌人虽然包围了我们，但是他们都是从陆上来的，我们可以乘着独木舟，沿着夷水退走，”老酋长说，“我们可以在北方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重新建立家园。”

“这样怕不行吧？”一个族长疑惑地问，“过去我听老人们说过，北边的大山，爬不到顶，北边的峡谷，深不见底。在长江边上，还有一个鱼国，国王就是楚王的弟弟。我们能过去吗？”

老酋长智慧的眼光，环视了一下广场上的人群：“只要有一人活着出去，自由的虎族就不会灭亡！”

族长们互相看了一眼，都站了起来，同声说道：“老爸爸，上山同路，下水同船，我们愿意跟你走到天边地角！”

老酋长凄凉地笑了笑：“我已经很老了。从我生下来到现在，庄稼已经收割了七十五次，我的躯体应该躺在祖先传下的这块土地上。你们走吧，我要带领一百名勇士，留下来阻挡敌人。”

族长们都扑到了他的身边，焦急地说：“老爸爸，我们应当留下来！你是我们虎族最有智慧的人，虎族不能没有你……”

老酋长用斩钉截铁的手势，打断了他们的话：“你们都还年轻，虎族今后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好好教孩子们种田，打猎，捕鱼，加强自己的力量。不要忘记我们古老的风俗，不要忘记自由的珍贵。”

“不行，老爸爸，我们不能让你留下。”族长们纷纷请求着。

老酋长倏地站立起来，他那魁梧、挺直的身体，似乎并没有受到年岁的影响。在这一瞬间，他双目如火，胡须戟指，威严逼人。

“虎族的战士，难道还怕死吗？”酋长洪钟般的声音，震响在广场上空。“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你们赶快出发。除了守卫的战士，所有的人都要带走。这就是我，虎神的儿子的最后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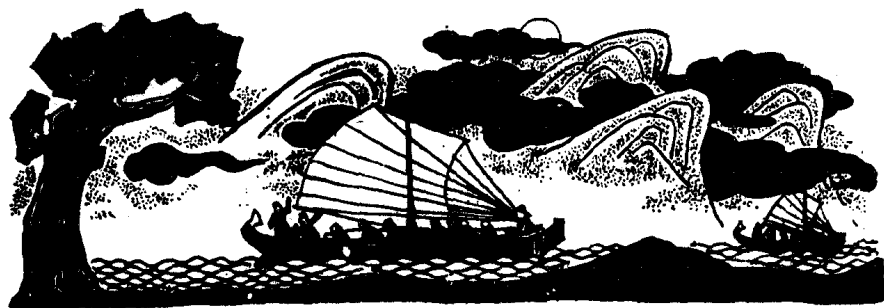
族长们知道，这件事已经不能再商量的了。他们忍着悲痛，一个一个走上前来，按照虎族长期来形成的风俗习惯，跪下向酋长告别。当最后一个人，也就是那个中年族长跪倒在地的时候，酋长抽出自己的青铜剑，送到他的手上：

“让这柄剑陪伴着你们去克服征途上的艰险吧！当你们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把它保存起来，作为历史的纪念。”

这个族长捧过剑，将它插到腰带上，低垂着头说：“老爸爸，我们会照你的嘱咐去做的。”

族长们回到广场上，招集了自己的族人，收拾好粮食和武器，离开了祖居的村落。在月光下面，一长列重载的独木舟，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森林的阴影里。

东方已经发白了。在夷城栅栏的后面，传来了古老的歌声。留下的一百名战士，在老酋长的率领下，正迎着他们所能看到的最后一次日出。从山岗上，从森林里，楚国奴隶主的军队



象蝗虫一样，越过荒芜的田地，向夷城冲过来了……

这是一场众寡悬殊、拚死的战斗！一方面是被财富激起的贪欲，另一方面是保卫自由的强烈愿望；一方面是兽性的野蛮，另一方面是视死如归的英勇。双方混杂在一起，用戈矛，用铜剑，用拳头，用牙齿厮杀着。战斗进行了整整的一天，直到整个夷城都化为一片火海，而最后一个保卫者——老酋长——也壮烈牺牲，倒在洒满鲜血的大地上的时候，这才意味着虎族的停止抵抗。

然而楚国的奴隶主发现，他们既没有获得财富，又不能抓到奴隶，自己反而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不由暴怒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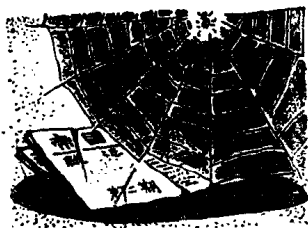
“追！追！”他焦躁地命令部下，“不管费多少时间，不管到什么地方，一定要把虎族斩尽杀绝。谁抓到的俘虏，就交给谁当奴隶；谁抢到的财宝，就作为谁的奖赏！”

听到主子下的命令和诺言，这伙亡命之徒立刻挥舞着武器，发出一阵阵嚎叫，就象已经闻到血腥味的豺狼一样，沿着夷水冲到密林深处去了。与此同时，几个信使也带着十万火急的竹筒〔注〕，抄着捷径向北面长江边上的鱼国跑去，要他们派兵在江边设下埋伏，准备拦击虎族的船队。

然而一个月以后，不论是从陆地追击的楚国军队，或者是在江边设下埋伏的鱼国军队，都失望地回到了自己的驻地。虎族全部残余的人，已经在三峡地区的崇山峻岭中，在那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里消逝了，永远地消逝了。从此以后，这个民族的神秘的命运就不再为人们所知道。

千百年来，长江的水不断地奔流着，它的滚滚波涛带走了无数的兴亡故事。而这一桩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悲剧，也就淹没在大量的历史事件的洪流中，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了。

〔注〕 在纸发明以前，古代的文书多半是写在竹片上的，这就叫竹筒。



二 龟田大佐的“发现”

在黑暗的地穴的底部，一只巨大的老虎咆哮着，旋转着。它的全身的硬毛都耸立起来，白色的獠牙露在外面，尾巴不停地在地面扑打，一双圆眼在昏暗中闪着绿光。因为周围狂热的气氛，已经使它受到了深深的刺激。

地穴上面，就是土司〔注〕家的神堂。这是一间高大的、阴森的石头房子，修筑在土司衙门的最后一进。神堂没有窗户，即使是在白天，堂内也是阴森森的，只有一盏长明灯，半明不暗地照着这恐怖的环境。

在神堂的中央，有一座祭坛。祭坛上放着虎神的牌位。这是一块一人多高的木板，上面画着一头狰狞的老虎，周围沾满了血污的鸡毛。神牌的两侧，各有一排人头桩，上面插着一具具骷髅（kūlóu）。这是历年来被土司残杀的奴隶的遗骸（hái），是他显示权威和财富的象征。

祭坛前面，就是地穴的出口，上面有木栅盖着。用作祭神牺牲的人，在举行过仪式以后，就是从这里推下去给老虎吃掉的。

神堂两侧的墙根下，陈列着铜鼓、号角、笙、唢呐等乐器。

〔注〕 土司，旧时少数民族的世袭统治者。

现在，神堂里已经被火把照得通亮。在烟焰缭绕之中，一群土兵使劲敲着铜鼓，吹着铜号，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一个裸露着上身的巫师，头上戴着用野鸡毛制成的鸟冠，脸上画着可怖的花纹，手上和脚上都戴着嘎嘎(gā)作响的骨镯，正在神堂中央疯狂地跳舞，不时发出一两声怪叫，招请虎神前来享受盛宴。

夜已经很深了。除了从土司衙门里传出的喧哗声以外，整个山寨静悄悄的，没有一丝灯光，没有一点声响。紧张和恐怖的气氛，如同这漆黑的夜晚一样，紧紧地笼罩在山寨上空。母亲们把孩子紧紧地抱在胸前，青年们愤怒地握住刀柄，老人们在心底咒骂着：“这该死的土司，今晚又要杀人祭虎了！”

在午夜时分就要被杀死充当祭神牺牲品的一个人，此刻正被绑在神堂后面的牢房里。他名叫吴均，是一个清瘦白皙(xī)的汉族知识分子，穿着一件长衫，年约二十七、八岁。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和周围粗野的环境极不相称的。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僻远的山寨里？为什么会被土司捉来祭神？这确实是



令人费解的。

倾听着前面神堂里一片鬼哭神嚎的声音，吴均知道自己可怕的结局就要来临了。在有些时候，他甚至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现实，而象是做了一场恶梦。这种野蛮而荒唐的事竟然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区，真叫人难以想象。然而绳索嵌进肌肉里引起的剧痛，耳朵里听到的声音，都告诉他这确实是眼前的事实。他想到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抱负也没有实现，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自己却要悲惨地死去，心中感到无限的辛酸。

他原来是某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由于对民族学感兴趣，以后又到美国学习文化人类学。一九三五年回国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得不到就业的机会。后来，好不容易总算在重庆某中学里找到了一个生物教师的职位。当然，他原来学的专业知识是用不上了，但是他对这门科学的兴趣并没有减退，仍然和自己的朋友杨传德——也是这所中学的教师——一道，利用业余时间，继续研究考古学和民族学。

一九三六年，正是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加紧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卖国政策，继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丧失东北三省以后，又通过一九三五年七月的“何梅协定”〔注〕，实际上将华北置于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之下。全国人民愤怒了，怒吼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席卷全中国。

〔注〕“何梅协定”是指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间由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治郎订立的一项卖国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军队，撤换日方指定的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吴均和杨传德充满了仇恨；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节节退让，消极抗日，他们又感到万分的失望。怎么办？他们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他们只有更加勤奋地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之中，希望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能提高人们的民族自尊感，激发人们的爱国心。他们以为，这就是自己对国家所能作的一点贡献。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吴均和杨传德在日本的《帝国杂志》上，看到了龟田大佐写的一篇文章。龟田大佐原来是日本驻重庆领事馆的一个高级武官，一九三〇年前后，他曾经在中国西南各省作了一次“旅行”。这篇名叫《论东北亚民族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开发》的文章，据说就是他“实地调查”以后写出来的。在文章里，龟田认为，中国四川东部春秋战国时代的巴国，就是由东北亚的一种奚莫族所建立的。这种民族先由库页岛进入“满洲国”〔注〕，以后有一支南下而到达中国西南地区。还说，在历史记载中，巴国有崇拜老虎的习惯，这种老虎，就是兴安岭地区的东北虎。龟田声称，通过实地调查，他发现巴国残余的后代，至今还有很少一部分人居住在川黔〔qián〕交界的深山之中，他们的体质特征属于东北亚人种，而且至今保存了崇拜虎神的习惯。龟田大佐尽管自己是个职业军人，却以嘲笑的口吻谈论什么中国没有人懂现代的民族学，更缺乏系统的民族调查，所以就在自己眼前的科学资料，却不知道研究。在文章的最后，龟田大佐得意洋洋地写下了结论：

我大和民族之先民，曾以其朴素勇武和勃勃的生气，为垂危之中国文化注入新鲜之活力。现在此种文

〔注〕“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以后操纵汉奸建立的伪政权。

化之遗迹居然在远隔万里之中国西南发现，则对我天皇陛下南进之英明国策，当是一莫大的支持。

巴国的历史，恰巧是吴均和杨传德近年来研究的对象。他们对于龟田无耻地歪曲我国西南民族历史，感到无比的愤慨！因此两人立刻写了一篇文章进行批驳。文章指出：所谓奚莫族在古代进入我国东北和由东北南下，纯属虚构，在历史上既没有记载，也没有旁证。至于将巴族崇拜的老虎和东北虎联系起来，更是荒唐。从民族学的资料进行考察，由于老虎的勇猛，被称为百兽之王，所以很多原始民族都有崇拜老虎的习惯。而在中国南方，老虎是常见的动物，因此巴族崇拜老虎，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龟田大佐用这一点来作证明，只能显示出他的无知。

文章发表以后，他们接到很多读者的来信，对他们的反驳表示支持。在初步成功的鼓舞下，为了弄清巴国后代的真象，他们又利用暑假的机会，深入川黔交界人迹罕至的山区，找到了龟田所指的这种民族。

经过吴均和杨传德的科学调查，他们很快就发现，无论从语言、风俗、体质、文化等方面来看，这种民族不过是瑶族的一支，根本与东北亚民族无关。而所谓崇拜虎神，也并不是他们整个民族的习惯，而是统治这一地区的土司欺压人民的一种手段。在十几年以前，土司眼见底下的瑶民对于他的剥削和压迫日益不满，就装神弄鬼，自称虎神附体，谁要是不听他的安排，谁就会被老虎吃掉。为了让假戏演得更逼真一些，他真的在神堂下养了一只大老虎，每年秋收以后，都要由巫师举行一次盛大的仪式，然后丢一个他所谓的罪人下去喂老虎。

吴均和杨传德住在一家姓龙的贫苦瑶民家里。龙老爹有两个儿子，龙大和龙二。这一家人和他们相处熟了以后，就经常

在他们面前诉说土司的种种罪恶和骇人听闻的暴行，使他们十分吃惊，感到这些事实简直是一部古代奴隶社会的再现。但是时代终究不同了。龙大和龙二告诉他们，寨子里的青年们已经暗地里串连起来，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就准备起来造土司的反。吴均非常同情他们，答应回去以后，立刻写文章揭露土司的罪恶，建议给予严惩。可是杨传德却认为，在报上发表文章，起不了什么作用，国民党腐朽的政府本来就欺压人民，哪里会管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死活。因而他鼓励龙大和龙二，还是按照他们原来的办法，直接起来斗争。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吴均和杨传德的话，不知怎地传到土司耳朵里去了。这两个汉人踏上了他的土地，没有给他上贡，交纳礼品钱财，本来已经使他十分不快；现在竟然要和他作对，当然更加不能容忍。他觉得要是让这两个人在这里呆下去，固然会给他惹麻烦；就是将他们赶回汉区，仍然是一个后患。在这种深山里，一两条人命是算不了什么的，而在土司传统的观念中，除了他自己的意志，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的法律。因此就在三天以前，他派出土兵，到龙老爹家里抓人。龙老爹当场被杀死，吴均被抓走。幸而龙家两兄弟和杨传德上山打獐子去了，没有在家。而且很可能是有人及时给他们报了信，所以从那天以后，他们再没有回到寨子里来。土司派人上山搜了几次，也没有结果。

想到杨传德没有陷入罗网，吴均心中总算有了点慰藉。调查所得的资料和数据，是复写两份分别保存的。只要杨传德能够脱险，那么他们这次调查的结果，总会为人们所知道；而龟田的欺骗行为，也是会大白于天下的。吴均对这个比自己年轻的朋友十分尊重，他的毅力，他的学识，照吴均来看，都是少有的。杨传德家境十分贫寒，父亲是轮船上的一个工人，收入

很少。幸而家庭人口比较简单，加上杨传德从小就很勤奋，半工半读，勉强读到了大学三年级，以后就被迫离校谋生。但他继续刻苦自修，研究中国古代史，接连发表了几篇有质量的论文，再加上原来母校一个老教师的推荐，他才能到中学里去教书。可是吴均也知道杨传德性情耿直，重友谊，绝不愿在患难中抛弃朋友，说不定他现在正在准备铤而走险，设法营救。但是在这凶暴的土司统治下的独立王国里，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而且从神堂里仪式进行的情况来看，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想到这里，吴均反而为自己的朋友担起心来。他害怕杨传德救人心切，徒然牺牲了自己，这也就断送了全部的工作。

铜鼓的节奏更加急促了，号角的声音也更加凄厉了，再加上巫师的嚎叫声，老虎的咆哮声，这真是一部最恐怖的交响乐。吴均想到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想到活活地被老虎撕裂的痛苦，眼前浮现了留在家里的新婚的妻子的面容，悲哀和紧张的情绪完全压倒了他，就象一只无形的手捏住了他的心脏一样，他觉得呼吸困难，冷汗大颗地从额上流下来。

“勇敢一点，”他对自己说，“为科学事业而献身，这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我应当从容地走上这祭坛。”

就在这时，吴均敏感的耳朵，透过神堂里的吵闹声，忽然听到了远处什么地方发出的很多人杂乱的喊声。开始时还很模糊，但很快就清晰起来：

“火……火……土司的粮仓烧起来罗！”

神堂里，一个嘶哑的嗓子喊道：“救火，救火，全救火去！”随着一阵奔跑的脚步声，一切喧哗都停止了。

牢房外面一声闷响，一个人的身体沉重地倒在地上。接着，吴均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

“吴哥，吴哥！”

“小杨，是你？真是你？”吴均惊喜交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吴哥，稍等一下，我们来救你了。”

黑暗中传来了撬锁的声音，片刻之间，牢门就打开了，杨传德和龙家两兄弟冲了进来。

一根火柴划燃了，于是吴均又看到了自己朋友的熟悉的面容。这是一个中等身材，体格结实的青年，年约二十四、五岁，四方脸，有着南方人特有的高高的颧骨，轮廓分明的下颌显示出他倔强的性格。他的皮肤比较黑，动作轻快，特别是现在，穿着一件汉族农民的中式短褂，看来就不那么象一个中学教师了。

“我在这里！”吴均招呼道。

杨传德走过来，一边用刀子割除绑在吴均身上的绳索，一边关心地问：“你没受伤吧？”

“没有。”

当最后一个绳结被割除以后，吴均哎呀一声，倒在地上，因为绑得太久，四肢已经麻木了。

时间是多么的宝贵，在这里多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吴均咬紧牙关，极力想挣扎起来，但是两条腿就象棉花做的一样，既没有知觉，也不听指挥。

“我……我走不动了，你们快逃吧！”他痛苦地说。

“没事，我来背你。”

龙大弯下壮实的身躯，毫不费力地就把吴均背上。龙二把被打昏的守卫拖进来，照样绑在柱子上。然后，他和杨传德拿着火枪开道，龙大背着吴均跟在后面，一行人飞快地出了牢房。在前院，熊熊的火光把夜空映得通红，看来粮仓的火是越烧越大了。